

◆金国泉专栏·雷池著录

望江三白

记得太湖有三白：白鱼、银鱼和白虾，为“太湖船菜”的招牌食材。望江也有三白：棉花、面粉和银鱼，望江人形容它们为玉白、皎白与银白。它曾支撑起计划经济时代望江这个小县城的半壁江山，特别是棉花一度远销日本及东南亚诸国。

讲到望江的棉花，每一名望江人都一脸荣光。望江的棉花有名有姓，叫雷花牌。计划经济时代，它玉白得让人心醉，“年种植面积三十万亩，年产皮棉六十万担”成为当时人们推介望江棉花的口头禅。当然还有一块响当当的金字招牌，那就是全国优质棉基地县，是安徽省唯一，全国二十二个之一。目前，纺织业为现代望江的支柱产业，仍然是望江首“白”的衍生物。

上下一心同唱一首歌，几乎没有滥竽充数的（这个“下”不是普通的上下级，而是指普通的百姓黎民）。截至今日，我武断地下个结论，那便只有棉花了。黎民百姓，棉花是他们的身家性命，吃饭穿衣，税费负担，几乎独揽。对于政府更是臂膀之要，占着半个家当。

棉花一生花开两次，我的一个朋友这样解释：少女是花期，少妇是花季。一点不假。春来打钵育秧，三夏移钵移苗，盛夏打药除虫，这时棉花的第一个花季来临，满坡满冈，绿油油星星点点。白的，黄的，紫的……相间相挽，相映相辉。到了秋天，棉花迎来它的第二个花期。旷野里，村庄外，洁白如玉，可谓“白玉绕村，三匝不回”！我印象最深的是卖棉花，它既是那时农民的喜悦，也是他们的烦恼。一个乡设一个收花点，每至深秋，收花点前一条长龙见首不见尾，或板车，或挑子，夫妻一起，父子一同，兄弟一道，姊妹一伙。点内几座高山，山山白得气人：山上人打情骂俏，山外人心急火燎。一车棉花一般两天才能卖掉，卖棉人需要排队过夜。计划经济，一户一册。每户第一车棉花皆须上缴三提五统（我不记得是哪三提哪五统），有急用的人家便想出歪招，借隔壁已缴了三提五统人家的册子出售应急。

棉花遍身是宝。棉花秆在所有秸秆中火力最旺烟火气最足，棉叶是猪饲料，棉籽可打油，叫棉油，是那种绵绵的香，沁人心脾的香。那时没有尿不湿，谁家孩子尿床，几匙棉油淘饭，吃上三二餐便解决了。打完油的棉籽饼可以食用，幼时我们抢着吃，吃得牙齿漆黑，嘴里喷香，同时它也是有机肥，棉籽壳又是食用菌的菌肥。

卖棉造就了一批小商小贩，油条、包子、馒头，他们穿梭其间，风风光光。同时还造就了一个职业：棉检，由于他们都在收花点工作，大家遂呼他为点检。或许像唐宋五代时的都点检，前呼后拥，吆五喝六。棉农们背对他时咬牙切齿，面对他时弓腰屈膝。这是真的，农民辛苦整整两季，是好了坏，是优是劣，他们抓一把看看，在麻袋里翻翻：三级。你不能争，争辩，可能立马变四级。

望江第二白：面粉，谓之皎白，叫雷池牌。20世纪，望江专门建有面粉厂，雷池牌便出自这里。据有关资料载，华阳面粉厂日可产量三十万斤，年可产七千万斤。产品销往福建、广东乃至全国各地，是望江的地标之一。每逢过年过节，厂区内外人山人海，营业室开票窗口摩肩接踵。“噼噼啪啪”的算盘声，人群中发出的叫喊声，营业员、司磅员紧张忙碌的吆喝声，汇成交响。现在回忆，仍然让人惊叹……

与棉花卖棉几乎一样的是卖粮的粮农，当时的面粉厂、粮站前面同样是一条长龙，甚至有手扶拖拉机候在其间，他们拿着水壶、缠着毛巾，坐在路边，草帽一会摘下当扇子，一会戴在头上遮太阳，一脸焦虑，一脸期盼。

“闭着眼睛，我都认得这里。”一名曾经在这家粉厂上班的工作人员言语中仍然暗藏着喜悦，他带着我找到了昔日的辉煌。拿出过去的老照片，我感觉照片与厂房相互泛着黄，并相互得到印证。这名工作人员告诉我，当年面粉厂效益好的时候，白天一辆接一辆满载的卡车从厂区大门进进出出，到了晚上，加工车间“三班倒”，二十四小时连轴运转，通宵灯火，是当时一处夜景呀！

望江第三白便是银白：银鱼。银鱼又称银条鱼、面条鱼，清乾隆《望江县志》称银条，并说杜甫诗歌里称之为白小，但现代望江人不叫这些，只认它银鱼，银鱼小巧玲珑，通体银白而几乎透明，软嫩无骨无肠，无鳞无刺。人称“鱼参”，足见其营养价值。它们生长于望江的两大湖泊中：泊湖与武昌湖。

好像没有人统计过当年两湖年产银鱼多少。我只记得打捞银鱼在农历八月，有“七针八银”之说，针是指针鱼，像参鲦，但头上有一根针，很特别。

打银鱼有专门的渔网渔船，网叫黑网，很密很长，漆黑一片，船叫风网船，它们成双成对。小时候，八九月间，只要有风天气，浪不起鹅（浪花），就能看到两条风网船扬起风帆，一左一右并列，拉着黑网，迎风前行。我们孩子就高喊着打银鱼的人来了，当时我特别羡慕那些打银鱼的渔民的悠闲神态：叼着黄烟，盘腿而坐，南风吹送，聊着家常，神仙呀！

银鱼十分娇气，不仅难以保管，稍微不慎，银白便成古纸黄，同时对水质的要求十分苛刻，所以，长江禁捕前一段时间，望江两湖银鱼的踪迹并不好找。



金国泉，男，安徽望江县人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。诗歌、散文、文艺理论散见于《诗刊》《星星》《文艺报》《散文》《散文海外版》《山东文学》《散文百家》《扬子江诗刊》等。著有诗集《记忆：撒落的麦粒》《我的耳朵是我的一个漏洞》《金国泉诗选》及散文集《大地苍茫》等。

◆草木情深

晚稻的花

华明玥

耳之势喷射，整个稻田甚至因此起了一层淡淡的花粉雾气。一大片稻田远远看过去，都是从明玉般透亮晶莹的颖壳中伸展出白色的花药与花丝，清新淡雅别有韵味。准确来说，这些绿色的颖壳才是稻花的花瓣。

水稻开花的顺序也特别有意思。在稻穗的同一枝梗上，顶端第一小穗先开花，接着是枝梗最基部的小穗开放，再依次向上开花，顶端第2小穗在开花方面是“断后”的。

朋友在乡间长大，她说：稻子的颖壳会在下午2点钟左右闭合，此时，花药与花丝已



草原风光

李昊天 摄

◆人间小景

仰望唐朝的明月

葛鑫

繁华，江南的烟雨，每一处都留下了他的足迹，也镌刻了他的诗篇。然而，无论走到哪里，那轮明月总是如影随形，成为他心中最温柔的牵挂。

“床前明月光，疑是地上霜。”这简单的诗句，穿越了千年的时光，依然能够触动每一个游子的心弦。李白深知，自己虽身在外乡，但心中的那份家国情怀，却如同这明月一般，明亮而坚定。他思念故乡，思念亲人，更思念那个能让他一展抱负的盛唐。月光下的每一次凝视，都是对过往的追忆，对未来的憧憬。

随着酒意渐浓，李白的想象也插上了翅膀，他仿佛化身为月宫中的仙人，遨游于九天之上。在那里，没有世俗的烦恼，没有名利的纠葛，只有纯净的月光和无尽的宁静。他看到了嫦娥的寂寞，听到了玉兔的捣药声，更感受到了那份超脱尘世的自由与逍遥。这一刻，他仿佛与天地、月光合为

变成微黄。在这稻花授粉的神圣时刻，在水稻田里钓龙虾、摸小鱼、拾田螺，追逐打闹、嘻嘻笑谈都是不被允许的，也禁止散养的鸡鸭鵝进入稻田。田野上的气氛就像迎接新生儿的诞生一样，变得安静又肃穆。是的，稻农的期盼就是，没有雨水，有微风而无大风，因为一旦水稻的自花授粉失败，稻穗就空瘪了。

如此近距离地看到一颗稻子的孕育，让我切实感受到每一粒新米的分量，它们如此之轻，又都是沉甸甸的。



草原风光

李昊天 摄

一体，达到了物我两忘的境界。“今人不见古时月，今月曾经照古人。”李白在月宫中俯瞰人间，感慨万千。他意识到，无论是古代的先贤，还是今日的自己，都在这轮明月下寻找着生命的意义和价值。而月亮，则是那永恒的见证者，记录着人间的悲欢离合，也寄托着人们的梦想与希望。

夜渐深，酒已尽，李白缓缓收起思绪，目光再次落在那轮明月上。此刻的他，内心充满了前所未有的宁静与和谐。他知道，无论未来道路如何坎坷，只要心中有这轮明月相伴，他就能勇往直前，不惧风雨。李白以诗寄情，以月明志，他相信，只要心中有光，希望就永远不会熄灭。

仰望唐朝的明月，我们仿佛能穿越时空的壁垒，与李白并肩站立于城头之上，共同感受那份孤独与豪迈，那份超脱与自由。那轮明月，不仅照亮了李白的人生，也照亮了我们前行的道路。

瓦儿叮当，少年无忧

戚丹

刹，叮当。待“叮当”声不再清脆时，我便知落叶覆满了瓦屋，便盼大些的风，就又有野果儿接续敲打青瓦。院角有棵小枣树、山楂树，满树的果子不消专人去收，只一阵大风，它们便乐滋滋地蹦向瓦檐。最开怀的是我，站在屋檐下捧着布袋，等着“叮当叮当”的果子们咕噜噜滚下，原来这声响是带着清香滋味的。

我等果子滚落时，其实也在等瓦落。偶有暴躁的野果带落不太平稳的瓦片，“叮当”异响，我忙去捡起地上的碎瓦。它可有大用处呢！几个小伙伴头挤着头，在屋后水槽边磨碎瓦砾，很快，一颗蚕豆大小的“抓子”就成了。没错，一把碎瓦砾是最好的“抓子”游戏：伸手一撒，七颗瓦砾铺满地，拈起其中一块抛起，再伸手抓起剩下的六个，“叮当叮当”，瓦砾在空中相碰，又在手中归位，代表胜利。一抓六、二抓五、三抓四……瓦砾“叮当”的声响愈大，胜利的滋味就愈甜美。

入了夜，四下里静悄悄，只一轮明月高悬。屋檐下是我的暖室，屋檐上便是月亮的宿地。三更天，累极的月亮已无须再照行

人，便轻卸一身铠甲，稍敛一敛光，眯着眼打个盹儿。它伏着的，正是闪着幽光的青瓦檐顶，周邦彦说“桂华流瓦”，景象大概就是如此。月无言，夜寂寂，我却在那黢黢的瓦片上听见声响，叮当，叮当——噢，是光落在瓦片上的声音，轻柔细碎，像一首摇篮曲，哄睡了月亮，还有我。

沉沉一夜无眠，早起首先看天。真令人失望，月亮早已流逝进夜色里，青瓦又变得平平无奇；又令人惊喜，秋天落了第一场霜，悉数凝在瓦上，像白居易说的“一夜新霜著瓦轻”，霜是如何布满瓦檐的？当像滴水穿石，叮当叮当叮当……点点霜粒化作缝纫机下的线头，织补成洁白的纱，笼在青瓦身上，那样飘逸，那样安逸。

回忆在最后一帧白霜青瓦里搁浅，又随着瓦儿叮当的声响飘远，我推开窗，深吸了一口气，原本躁动的心被秋风抚平，又被雨中的瓦片荡起涟漪，似一刹重回年少，我仍是那个听瓦叮当的稚童……

瓦儿叮当，少年无忧。我撑伞走进雨中，路过一间间屋檐，日子似如从前那般“叮当”起来，惬意安然，令人怦然。

故乡秋木

李春林

龙山的秋天，是那种静静浪漫的秋天。这里有寂静如斯的风语，有如你所愿的守望，有如你所想的炊烟，更有慰藉心灵的倾城月光。故乡塔畈，它还有一个浪漫的名字，龙山。这是大别山腹地的一方静慢之处，有一条河横贯而过，曰“塔畈河”，流经杏花村后，进入官庄镇境内的大水河，沿蜿蜒曲折的溪流向东奔袭，最后汇入下浒山水库。

秋天回家，站在家乡的屋檐下，朝霞浸润在江南特有的烟云之中，眼光所到之处，微润的语言是一种及其平静地倾诉。这时，我不想用寂寥如烟来描述眼前的静慢，苍穹之下，到处茂盛生长的无眠野花微微一笑也很醉人，那是生命的轻语，更是一种美轮美奂的空灵童话。

微步前行，来到村庄东头的标志性植物银杏树旁，这棵大树很有些年头了，健在的老人已没人知道它的故事。每一次注视，它那挺拔粗硕的树干正好印证了生活的苍茫之美，那些围绕它的记忆仍然历历在目，那些欢声笑语仍然喋喋不休，那些深入心灵深处的远方仍然深远辽阔；每一次面对，已经成为回家必须遵守的一种仪式，心中永远荡漾着那种含糊不清、充满幻想的敬畏、惧怕、缠绵与幸福。

秋天，银杏树给我最世俗的语言是它的落叶。秋风中，落叶如禅如梦如幻，那些飞舞的身影如烟如媚，每一片在空中翻转的树叶都是一种浪漫的记忆和生命的最后之旅。宁静的辽阔中，银杏树高大神秘的记忆成为村庄深层次的文化符号。去年秋天，家乡在进行美丽村庄建设时，又一次为银杏树设置保护牌，再一次将那片涅槃的秘语写进时代的芳华。

当年，村子西头还有一棵树冠硕大的乌桕树，每一次回家，只要远远看到这棵大树，就会油然而生一种浪漫的幻觉，好像母亲已经准备好了一桌饭菜，正在等待心中那缕静慢的幽香。后来，时兴穿高跟鞋，乌桕树的树干正好是最佳的原材料，乌桕树为了村人的幸福，被迫陷入另一种奉献，成为一些人的梦想和远方。

在故乡，乌桕树俗称白籽树，每到秋天，乌桕树的树叶被秋风吹红了吹散了，树枝上缀满了白色果实，这种果实可以提炼油品。每年秋天，家乡的粮站会来收购这种果实，提供给油厂。那时，果实被生产队统一管理，是集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。我们小孩子只好一次又一次与大人们捉迷藏，偷偷摸摸捡拾一些，然后步行十几里路卖给黄柏粮站，换来几分钱。虽然这期间蕴含着肉体的折磨，甚至大人们的谩骂，但每一次抵达，都会让我们快乐良久，因为那几分钱，可以让我们荡起双桨，仰望星空，对生活充满期待与希望。

还有那些藏在深山里的茂密树木。群山之上，一层秋雨之后，薄雾轻轻地飘过山岚，那些散落一地的寂寞语言，也在轻轻倾诉着这片禾木的碑语，也只有在雨后的秋天，偶遇树影婆娑的邂逅，生命的意义才会呈现。每年秋天，我与母亲都要为家里准备过冬的柴火，那些充满期待和诱惑力的柴木都藏在大山深处，离居住的村庄有几十里，我们早早从晨曦中出发，每一次跋涉就是一天，虽然辛苦非凡，但每一次收获都会极大满足我的虚荣。因为我替母亲分担了生活的重担，父亲真实得像一首诗的笑脸，让我也获得了生命最初的意义。

三四百年前，家乡的先民为了生存，带着各自的梦想来到这片土地，是他们用了几世的努力，将这片荒山老林，打造成为青山绿水的蓝色梦境，成为我们生死相依的家园。时间苍茫，生活秩序的转换，又将这片土地的思念带走，那些飞舞的落叶成为理性的召唤，成为故乡的彼方。时光如此静慢，宁静的夏天与守候的冬雪，新生的春雨与纯洁的秋华，反反复复在一个地方氤氲生命的暗香，无论文明如何更替，秋天的落叶，依然如故，仍是那缕秋风中的细小期盼。

想起戴望舒《秋天的梦》里的名子，面对故乡秋语，既有轻轻的细语和窈窕淑女的诱惑，也有沉重的往昔和等待的寒冷。故乡，有很多让人纠结的树木，许多回忆都淹没在那些绕不开的思念与忧伤之中。其实，每一次我对于秋天的怀念，还要始于那些像神祇一样存在的树木，以及群山深处所散发出来的像散文诗一样的特有诱惑。

